

# 我的美丽家乡

□ 董凤林

大衍之年的我，已走过不少地方。但我总是不能忘怀我的家乡，尽管她没有巍峨的高山峻岭，没有碧波荡漾的湖水，没有年代久远的建筑、树木……但于我而言，是美丽的，是朴实的，是端庄的，是深沉的，甚至是伟岸而高傲的，在我的心中她似神圣的一切。每当我一想起她，心便不由激动、澎湃……

我的家乡是冀东南的一个偏僻乡村——南宫市镇南村。她，是沃野千里、无际无涯的华北平原上一个太平常不过的村落。她，人口千口左右，土地不过三十亩，巷子十余个，大街仅三条。你不必开车或骑车，漫步信游，半个小时便把村子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全部丈量一遍。

村子坐落在薛吴村乡的最北端，西联咸吉寺庄，北接南宫孙村，东与垂杨乡为邻。元末明初，村北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叫镇店。明成化年间，镇店

被洪水淹没，幸存的祖辈便在镇店的南侧重建村落，取名为镇南村。前街为前镇南、后街为后镇南、西街为西镇南。1961年人民公社调整的时候，才分为两个自然村。

在我小时候，村西一条小河蜿蜒着通过西街中心，一直伸向西街东端，那是前街和后街的分界处，中间有一个大坑。在细雨纷飞的春、秋季里，或者暴雨如注的夏季里，小河流水潺潺，绵绵不绝向东流去……

在大坑里游戏的日子，是十分美好的。那时候，每当放学后或者节假日，小伙伴们一起脱光衣服，排成一排，黑泥鳅般齐刷刷跃入水中，一个接一个，狗刨的姿势，不管优美与否，谁先游到中心谁便是胜者。有时在坑边打水仗，水花四溅、笑声朗朗。直到炊烟升起，家长们吆喝我们回家吃饭，我们才恋恋不舍地上岸，穿上短裤背心，全身湿溜溜地回家。家长们呵斥我们——别被淹死鬼拖抓住。

还有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春天里绿油油的麦田、秋季里大片大片或绿或白的棉田，夏季或高或低的高粱玉米，还有瓜果梨桃、花生、红薯、蔬菜……收获后的静寂田野，我们手拿铁锹，在大人们收获后的大地上，用力翻掘，不时收获一个又一个惊喜。很快，花生、红薯就装满了筐。回家后，连家长们看了也高兴得合不上嘴，那个时候，感觉我们仿佛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除了帮助家长收获玉米、稻谷、西瓜、甜瓜、大豆、蔬菜外，快乐的事情还有割草。在广袤的平原上，青草被我们梳理成满满一筐，带回家喂猪喂羊喂兔子。割草的间隙，我们就去找蝉衣。高高的柳树、杨树、榆树的主干上、细枝上、绿叶上，那薄如细绸的黄皮，不管藏匿何处，都逃不过我们似利剑般的眼睛，眼到杆到，蝉衣霍然落地。不多时，我们的书包里便鼓鼓囊囊的，满载而归。积攒的蝉衣多了，家长们就带着我们一起到乡卫生站出

售，据说那是一种药材。我们的劳动换来几元钱、甚至几十元钱，自然家长们会满足一下我们的口欲或者买我们喜欢的玩具或者小人书。

家乡那泥泞的路，那并不笔直的街巷、那或高或矮的砖墙、那高大的院门或者错落的木门、那土坯房或者东西厢房、那自行车或手推车或马车、那犁耙镰刀锄头……藏匿着我们多少的汗水和欢笑。

改革开放后，家乡逐渐变了模样，如今大广高速、青银高速经过村东村西，杨官线从村南而过，东至清河，西至巨鹿、内丘，北联衡水枣强、故城，将我的家乡与祖国的四面八方连接起来。

虽然，我的家乡还不是尽善尽美，但她比过去美丽了富足了发展了，她不仅吸引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们的眼睛，而且牢牢地吸引着游子的。这就是我那亲切而美丽的家乡！

（作者单位：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 冯飞

前几日连绵的秋雨让农民愁容满面，大型收割机械面临无法进地操作的尴尬，“掰棒子”成了抢收的唯一途径。周末，天空终于放晴，我带着一双儿女回老家帮助父母抢收。七岁的女儿干得热火朝天，踮着脚去掰比她还高的棒子，让我一下子想到自己小时候干过的农活。

记忆里，棒子从播种到收获要经历十几道工序。在齐茬儿的麦根地间隙，将小棒子的尖扎进地里，前面拉，后面扶，旁边的人将棒子种子一颗一颗地顺着棒子的漏斗，滑进松软的土壤里。这时候，后面的人需赶紧用脚将培土踩实，这才算是完成了播种。

接下来，就是施肥浇地了。浇地要几个人合伙下泵、铺地龙，一切准备就绪后，还要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若是地龙跑水，就要一人拿把铁锹守着水口，哪里跑水堵哪里。还要一个人守着电闸，遇到特殊情况赶紧拉闸停电。小时候地里“通讯”基本靠吼，相隔百米大吼一声“拉闸”，有时候风大听不清，还得比划比划。等浇上个三天三夜，嗓子都喊“炸”了。

浇完地就静待发芽了，等棒子长到一尺多高时，下种手艺的好坏就显出来了。密了直接薅苗，优胜劣汰，隔二三十厘米留一棵最壮的苗；稀了就重新挖个坑埋一粒种子，或者把别处多余的苗移过来。

病虫害是种地遇到最头疼的事。配好药，封好桶，把三四十斤的喷雾器背到背上，右手打气，左手抡杆儿，还得拧喷嘴试试流量，争取喷出来的药水形成细雾，省时省力，还效果好。后来有了电动喷雾器，抽动一根绳子带动电机，喷起药来非常快。

还有一个环节叫劈棒子叶，就是把棒子锤儿下面的叶子劈下来。被劈下来的棒子叶是老黄牛的口粮，一夏天吃下来能省下不少草料。几时的我们钻到一人多高的棒子地里劈棒子叶，棒子叶边缘长着密密的小刺，稍不注意就会被它划到，从伤口处泛出星星点点的血珠，夹杂上汗水，一阵刺刺麻麻的疼。即便如此，手上的动作也停不下来，待棒子叶能拢成一“抱”了，便要打个捆，最后用小推车摇摇晃晃地推回家。

终于盼来了丰收。从着手忙活，到最后颗粒归仓，一整个月都不够用。先是用凿箍把棒子秸连根凿起，这是个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随后拿大钉子烧红了弯个勾，攥一下棒子尖挑开，俩手一拽就把棒子剥开了。开始我们因为人小，不会用工具，不一会儿手指肚儿就血肉模糊了。大人们顾不上心疼，还得说一句“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棒子地望不到边，一人一排剥着，好似比赛一般。最后是拿“三刺”（一个木头把儿，头上三个铁尖的工具）把棒子秸根上的泥土敲打干净，把棒子秸一个挨一个捆起来拉回家或者搞一个大柴火垛，这些地方就成了小伙伴们捉迷藏的天堂。

待我拢起万千思绪，发觉女儿已经将掰下的棒子堆成了一座“小山”，她仰着红扑扑的脸蛋一个劲地笑着，真正体会了丰收的喜悦。我想，这就是这片土地特有的魅力，它滋养着一茬茬的庄稼，也养育了一代代的庄稼人。少时的我在这里劳作、成长，如今我的孩子来到这时，依然为这丰收欢呼雀跃。代际更迭，喜悦如旧。

（作者单位：沧县人民法院）

## 儿时回忆

□ 宋小娟

秋雨声潇潇，原来已深秋。

每每入秋，总会不自觉地怀念儿时的秋，或许秋真的是最深情的季节，澄蓝的天空，爽朗的秋风，是这个季节给世人的抚慰，捡起一片枫叶，盖住左眼望向秋阳，思绪到了儿时。

我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的车很少，照片还是黑白色，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我们喜欢奔跑，会踢着石子上学、下学，到家后，扔下书包，到厨房拿起馍蘸上酱，边喊边跑“我出去玩儿了”，等不及父母的回应，已经与玩伴一起到了大街上要闹了。直到妈妈大喊“回家吃饭”，我们才“勾肩搭背”赶紧跑回家，并约定下回怎么玩。妈妈总说我小时候是个假小子，只要睁开眼就看不到人影，爬树、打架、掏马蜂窝是我的长项，直到四五年的时候，妈妈开始将我“圈养”，无论穿着、发型，还是娱乐项目，都把我重新包装，努力将我拯救回女孩的样子，然而这个过程太漫长。

儿时的星空，总是充满梦幻，夏日我们铺一张凉席在院中，躺下仰望星辰，谈论起自己的梦想：“我要当警察，我要开飞机，我要造轮船……”说到激动时还会站起来表演一番，演“砸锅”了会引起大家偷笑，自己也跟着笑。这时，爸爸总会从水桶中拖出一个大西瓜，支上小饭桌，招呼我们去吃……还有儿时的春节，儿时的校园和玩伴……

收笔形意留，光阴依旧好。童年岁月，如明珠般发出璀璨的光芒，而跌跌撞撞长大的我们，经历过风雨，仍温暖善良、坚强勇敢。没有太多悲伤和浮躁，就这样继续成长，如朝阳一样火红，如星空一样灿烂。穿越流年的栅栏，氤氲心底深处的丝丝暖意，将静谧岁月用心珍藏。

（作者单位：蠡县人民法院）

## 挽住时光

□ 尹美玉

小区门口有一摆摊卖菜的大姐，因她头上每天都别着鲜花，所以人们习惯称她为“鲜花儿大姐”。大姐总是背着好多包，大的小的、背的挎的、五颜六色的，齐齐整整地挂在身上，似乎在叫嚣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阔绰。

曾有人说过，女人之所以爱包，是源自远古时期，女人采摘收纳的本能。这样说来，大姐并不是在炫耀，而是出于本能。

就像香菜有香菜的味道，茴香有茴香的味道，每个包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作用。那个大空间的双肩包，装下房本该绰绰有余。那个手掌大的挎包，总龇牙咧嘴，露出那一堆彰显大姐身份的钢镚儿。那个鼓鼓囊囊的豆腐块儿包里，一眼望去便知里面揣着手机。而那个挂着绿色猴子装饰的腰包，该是大姐的最爱吧——褪了色的鲜艳控诉着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猴子白净脸上的包浆讲述着被反复婆娑的垂爱。平日里，大姐会时不时地端坐在菜的中央，那神情仿佛置身闺房，旁若无人地上着妆。而猴子包里装着的，就是大姐脸上早上还是红色的眼影、到了晚上就变成彩虹的奥秘。

原来，大姐偏爱的不是那只猴子的可爱，也不是包的贵重。她在意的是哪一条皱纹没被遮掩，会不会出卖了真实年纪；在乎的是夕阳西下周围的黑暗是否吞噬了面容的光彩；顾及的是纵然明天注定会来，今天的我依旧要留住最年轻的样子。

冬天的白菜，夏天的黄瓜，秋天的玉米，轮番登场，四季轮回就这样被大姐关进了包里，如同她努力将脸上的褶皱藏进粉白的粉底里，将眼角的细纹躲在缤纷的眼影里。

过往的人们，眼瞅着大姐每天粉饰一新的妆，也眼见着摊上的菜从青翠到尽失水分的悲壮。虽然猴子包里裹着大姐抵御岁月的武器，可每一个上妆的间隙，都给了光阴溜走的机会。开阖间，光阴倾洒一地，菜摊周围满是时间走过的痕迹。

但大姐依然坚持着，苦心贩卖蔬菜的同时，也一并捕捉着稍纵即逝的时光，乐此不疲。

（作者单位：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 丰收



徐浩 摄（作者单位：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①  
②  
③  
④  
⑤  
殷子曦 刘玉君 高成 摄  
（作者单位：兴隆县人民法院）

□ 韩晓悦

秋天到了，丰收的喜悦在农民的欢笑声中传开来。乡下又开始忙碌了。

记忆中，每逢此时，田野里，人们这儿一堆那儿一群正忙着收割庄稼，戴着草帽，挂着毛巾，挥汗如雨，有说有笑，好一派丰收的景象。

小路上，满载玉米的拖拉机嘟嘟嘟地唱着歌，玉米堆上还要坐个监工的，防止玉米掉到地上。遇到熟人还不忘打个招呼，“嘿，今年收成不错啊！”

作为地地道道农民的孩子，似乎

永远不会逃脱干农活的命运。每逢秋收，家家户户门口堆着小山似的玉米，一大早，一家老小都围着玉米剥玉米皮，胡同里有说有笑，人们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玉米皮里包着的不仅有玉米，有时还会有虫子，小孩子乍然看到就像是自己被咬了一口，扔掉玉米就跑，一边甩手一边跳。大人们看了，笑作一团。

从收割、搬运到晾晒，哪个环节都需要在晴天下进行，尤其是在晒

着粮食的时候。但是老天爷总是阴晴不定，说下雨就要下雨了。这时候就要考验农人的速度了。家家户户拿着铁锹、帆布、扫帚，风风火火地把粮食攒到一起，用帆布盖好，小朋友早早搬来了压帆布用的砖头。邻居家动作慢了，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去搭把手，总能在雨来之前把一切收拾好。

这是以前最常见的秋收景象，而现如今秋收，少了些许曾经的忙碌

## 最美秋收

## 童年的秋天

水沟前，撸起袖子露出黝黑的胳膊，将裤腿高高卷起，露出脚上一双双五颜六色的小雨鞋，在水坑里“扑通扑通”溅起了一朵朵水花。连续雨水早已把附着在路面上的稀松泥土冲刷干净，水也不那样浑浊了，透过清亮的雨水还能看到地面上镶嵌的一颗颗小石头。我们有的弯下腰捡拾雨水里的彩色小石头，捻着捻着，竟在水底发现了玻璃弹珠、小螺丝钉、钥匙挂件等“宝贝”。有的干脆玩起了泼水游戏，趁对面的小伙伴不注意，撩起水就泼过去，小伙伴也毫不示弱，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路过的大人见状，乐呵呵地喊一句，“赶紧回家换衣服吧！让你们家长看见又该挨骂了！”大家听后，发出一阵“咯咯咯”的爽朗笑声。

等到稍微大一点了，我开始帮着家里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和家务，碰上下雨天，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恣意地玩

耍了。

秋分前后，谷子熟了，母亲从地里割回谷子，便堆放在家门口的过道内。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就忙活起来了。他们坐在马扎上，右手拿着爪镰，左手抓起一把谷秸，轻轻一压，谷穗就齐刷刷掉了下来。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也学爷爷奶奶的样儿，抓起一把谷秸要压，不料还没等谷穗落地，谷秸倒先掉在地上了。奶奶在一旁打趣道，“傻丫头，一口吃不成胖子！你刚开始学，得一根一根慢慢掐。”说着，她放慢动作给我示范了一遍。我边观察她的动作，边自己实践，不一会儿就成功掐断了第一根谷穗。初尝胜利果实后，我干得更起劲了，脚下的谷穗慢慢攒成了一座“小山”。山里的蚊子到了秋天格外疯狂，遇上下雨天，苍蝇也来凑热闹。于是，爷爷不紧不慢，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点燃一根蒿草做成的火

与紧张。农民嘴里抽着烟站在地头，悠闲地看着鸣隆鸣隆的收割机从地头开到地头那，再回来时，便是成堆的剥了皮的玉米了。秸秆直接粉碎入地，人们再也不用挥着镰刀，把玉米秸秆一一砍倒了。人们感叹着现代化机械的便利，感叹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家里已好多年不种地了，秋天丰收的辛苦也渐渐淡忘了。秋收的喜悦以另外的形式存在着——大棚采摘、外出旅游、农家院观光。秋意绵绵，我们不会忘记父辈的勤苦付出，那些儿时美好的秋收回忆，将始终伴随左右。

（作者单位：新乐市人民法院）

绳，拿着它在空气中晃了晃，烟雾瞬间弥漫了整个过道，蚊子苍蝇剿杀那间落荒而逃。

晌午时分，爷爷从菜园子里拔回来几颗带着雨滴的绿油油的小白菜，他麻利地洗菜、切菜、和面，打算给我们做一顿丰盛的午餐。那时候，家里做饭基本都是烧柴。因为天气潮湿，柴火也返潮了，奶奶用纸引燃小点的柴火，等火势大一些，再一点点添柴，终于成功将柴点燃。爷爷在大铁锅底部刷上一层薄薄的油，将刚刚擀好的饼平铺在锅底，奶奶轻轻拉着风箱，火候不大不小，不一会儿饼就变成了金黄色，喷香的味道顺着窗户飘了出来，连院子里的小猫都馋得“喵喵”直叫，我的肚子也开始唱“空城计”了。我绕着厨房转了一圈又一圈，终于看到奶奶把饭菜盛好，端上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品尝着劳动过后的美食，别有一番风味。

关于童年秋天的回忆，我的脑海里满满都是美好温馨的小场景。那个年代的我们，没有手机和平板电脑，没有零花钱和玩具，但每天都收获着无尽的快乐。

（作者单位：唐县人民法院）